

天 使

[法] 捷妮雅·布里萨克

李金佳 译

圣诞节前，我们制作天使。

他们的身子是圆锥形的，长着一对儿金色的大翅膀，看起来嘛，就象那些升华了的心灵一样。他们的脸蛋儿，是我们用油彩在棉球儿上涂成的。在这些五颜六色的脸蛋儿里，要争到最漂亮、最白或是最蓝的那一个，我们——我的六个姐妹连同我——就总得吵上一架不成。我们往棉球下边插一根掏耳篦儿，当做天使的脊梁骨，再把几根毛线头儿贴到棉球上，就管这叫头发。给天使做头发花了我们好一阵时间。

天使不丁点儿的脑袋瓜儿，常被几根小鞭子装饰着。

他们的翅膀是用金色的箔纸剪成的。

足足一百个天使已经做好，因为我们早就动手拼拼贴贴了。

一到十一月末，当白天越来越短，当光亮都黑下来、公园关上门后，我们的女管家梅塔就打开那个神秘的、谁也别想碰一碰的橱子，把一个个纸盒掏出来。这些纸盒早先是用来装帽子的，就是奥德莱·赫本和加里·格兰特演的电影中的那一种。要说起来，我最喜欢的两个女演员——奥德莱和凯瑟琳——都姓赫本。要是我们家也姓赫本就好了，那样一来我们就是赫本七姐妹。只可惜，爸爸名叫戴里卡达先生。

这么着，梅塔就掏出来一个个纸盒子。

我们一窝蜂扑到纸盒里装的财宝上。我们摊平折叠的重绉纸，捋开印着淡花的缎带儿。在圆桌上，在打了蜡的桌布上，我们把七柄剪刀按着大小和用处一字排开。我们把好几种胶水瓶都拧开，把最稀的、最好闻的都拧开。掏耳篦儿、黄铜丝、软铜线、一卷卷铁丝，一团团安哥拉羊毛和美利奴羊毛、针眼顶大的缝纫针、给玩具娃娃织手套用的棒针，都给我们掏出来摆好了。我们兴冲冲地翻出石膏板，合计着如何往那些看不见的浮雕上，小心翼翼地涂满颜料，直到里面藏着的风景、水果、小马、山羊都现出形来。打开水彩盒和水粉管儿时，我们总是想到装果脯的罐子，想到它们神秘的魅力，想到天使果¹T气味刺鼻、不可理喻的诱惑。

它们为什么这样可人？找到那几根棒槌时，我们乐得大叫起来。棒槌上印着一个个小坑，象酒窝，或者沙滩上刚干掉的水洼。啊，毛茸茸的小圆锥，天使们

未来的身子，也终于让我们找着了！

梅塔看着我们，吆喝个不停：

“别碰那个小泥人，你们这帮小淘气鬼，别碰圣诞节用的日历，别碰圣诞马槽²里摆的小玩意儿，罪过哟，你们这么毛手毛脚可真是作孽！”

照梅塔和外祖母的说法，毛手毛脚是最要命的罪孽之一。她们这么说时，爱文吉丽娜——我的大姐——总要笑破肚子。

她说：这要真是最要命的罪孽之一，怎么在七种大罪³里找不到？她两个这么信口乱讲，不过是要我们乖乖听话，对她们俯首帖耳罢了。

我们的外祖母和梅塔是基督徒。用纸浆糊圣诞马槽，犯些不犯忌的小罪过，我们乡下的天使是哪几位，都是她们俩教给我们的，圣子耶稣也就这么生了出来。

她们总是不住地提醒我们：我们是一群小异教徒，将来都得下地狱，或者到灵薄界⁴里讨生涯，如果我们有幸早早夭折的话。灵薄界是个白乎乎、雾蒙蒙的地方。那儿的人走路时下脚很慢，背着手，拖着一件长长的白袍子。那里的天气嘛，不冷也不热。向梅塔问起天气这码事的是我，因为我盘算着还是早点过去的好。那儿的的地面——马平川，不是什么引人入胜的去处，可比起炼狱或者地狱来，毕竟还是好得多。

当然，这个局面让梅塔和外祖母很是上火。她们试了好几回，想不声不响地领我们去做洗礼。可这事儿让爸爸妈妈硬给拦下来，说如果我们入教就再也不认我们作女儿。从那时候起，梅塔和奶奶也就只得死了这份心，再也不管我们灵魂下地狱的悲惨命运了。

爱文吉丽娜说，要是给梅塔特别是外祖母的态度起个名儿，那就是：自私自利。

她们只愿意给我们做苹果馅饼，为我们织手笼子，讲三只桔子或者青蛙公主的故事，瞧我们给天使们画个吊梢眼，跟我们玩儿局多米诺骨牌，只愿意就这么不错眼珠儿地看着我们，肚里清楚我们将来得付出沉重的代价：下地狱或者（在最好的情况下）去灵薄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对，她们愿意做的，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乐儿罢了，根本不关我们可能得到的拯救。这真是不地道！

“可地狱这些事儿，也许连她们自己都不当真哩！”洛丽——我们的二姐——心不在焉地说。

我们的二姐当然不叫洛丽，这不过是个绰号罢了。其实她叫帕洛玛，意思是“斑鸠”，就是那种肚皮是灰色的鸽子。“Mourning dove”⁵，我们跑去上英语课的那些晚上，别人都这么叫她。这个外号很俏皮，好象伦敦地铁的一个站名。

她跟鸽子一样（因为人常叫什么就象什么），有种十分特别的手段，能把四周的空气搅动起来，翅膀一扇，各种东西忽地出现，再一扇，她自个儿倒没影了。可在姐妹中间，我们只叫她“洛丽”，这已够带劲儿的了。“不过火，没大错”，梅塔不是成天这么唠叨吗？每次她说起这一句时，右手尖溜溜的指头，总在左手腕子或者其他指头的骨节上，轻轻地敲个不停。（这神经质里生出的威胁，重压着我们的每一天。我们看着她，魂儿都给慑住了。）

洛丽不爱对梅塔说三道四，因为梅塔最宠她。

在外祖母那儿最得宠的是我，因为和她一样，和她的女儿、我们的妈妈一样，我长了一头棕红色的卷发；因为和她一样，我也总爱想入非非；和她一样（照爱文吉丽娜的说法），我也是整天疯疯张张的。在姐妹中，我是唯一的一个。我是说在头发棕红、想入非非和疯疯张张这三件事上。若是撇开这些不谈，那我可从来没有“唯一”之处。和我整天泡在一起的六姐妹，黑色或者褐色的头发都

留得很长。朱蒂特头上长了几根金发，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。提起这几根头发来，我们从不说金发，只说黄毛，把她气得直哭。

为什么头发在人们的生活里有这么重要？头上顶着的区区几撮毛，让我们如此惦念不已！

“外祖母本来是乐意帮咱们的。”我说，声音有点儿二意思思。“可你们还能指望她干什么呢？她连自个儿出门的权利都没有！”

外祖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是说住在同一个套房里。可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很少。这都得怪她的活法。外祖母对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，她被她自己那些天马行空的念头给囚住了。

她长了一对儿贼大的山羊眼睛，每次描眼线得花好几个小时。每天剩下的时光，她都用来摆弄那些滑溜溜轻飘飘的绸布，左一块右一块缠到身上，说是她的裙子。然后往镜子前面一站，摆好架势，教我们如何挤眉飞眼、搔首弄姿，教我们蜘蛛女之吻，或者象大美人黛奥多拉那样抽羊角风。要说这最后一手，可非比什么寻常的鬼脸，简直就是一出戏法：先摆出窈窕淑女的模样，笑眯眯地，随后忽地抽搐个不停，直到脸扭得奇丑无比才罢休。这些把戏外祖母小时候就都学会了，那时她还是个公主，“希腊正教的公主”，她总是一板一眼地说。我们的眼前，就出现了一项项三重冠，扣在紧绷着脸的小老头们头上。当然，他们都是她的侍从。我们还听见一群男人齐声唱歌，嗓音怪得不可思议。我们褻渎神灵的手指一伸，伸到他们剪得方方正正的胡子里去了。

要说洗礼这件事嘛，我总琢磨着，入东正教大概更让我开心。可转念一想，这怕是比入天主教还要麻烦吧！

“你可真比小孩儿还要命！”妈妈嚷嚷着。算她倒霉，晚饭时间一到，尤其是家里有客人时，外祖母就从她那喷香的神仙洞里晃出来，打扮成仙女小铃铛，或者干脆披挂上东方情调的游泳衣，耸肩摇手一亮相，要招引大家鼓掌喝彩。

“这其实顶容易不过！”克罗达莉亚愤愤不平地说。姐妹中，就数她嘴尖不饶人。“外祖母这么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什么也不用管，除了茶烫着嘴时，叽叽叫那么两声！她要是真的替咱们的灵魂担心，干吗不打个电话，把那谁叫上门来，就是那个神甫，乔妆成护士，或者大夫，或者卖花的。唰，他把外衣一脱，把祭袍一套，把圣水望咱们头上一点，三下五除二，咱们不就都得救了吗？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一次洗礼罢了，洒几滴圣水，划三四个十字就成了。咱们是不知道该念叨什么词儿，要是知道，就算他不来，自己也能干个八九不离十。只不过，我觉得不值当！”

“要依我看呀，神甫还是东正教的好。”我小心地说。

我把这个想法同老祖宗讲了。就是外祖母，那只老“鸟女”。

为了交谈，她早就发明了一种怪招：我们俩走进厕所把门关好，她坐到抽水马桶上，我坐在地上，盯着插销旁边的墙缝，就这样，安安静静地，我们谈上一阵。

谈洗礼，谈宗教，犹太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，对东正教她情有独钟，因为那是她的宗教。谈三个上帝，象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哩；谈自私自利，同我的姐妹们不同，她说起这个来，不总往坏处想。我们还谈对生的爱，在人们身上打着灯笼也找不到；谈对死的爱，照她来说，在各种爱里头，惟有它从不会让人失望。“这都是因为神秘，”她给我解释说。生的神秘最大，可它轻易不让人觉察到。死的神秘呢，就摆在眼皮子底下。要说到死，其实没什么神不神秘的。我喜欢听外祖

母说话，她说的我不是每一句都听得懂，可我能感到正朝着某个秘密走近，它将使我们的整个生活充满光明。何况，外祖母经历了那么多场战争。

我听大人们说话时，总觉得他们的生活象一条条小溪，从战争之间流过。他们只有战争、只有死亡要讲。两次战争之间的生活，两个死亡之间的时间，到头来只剩一场空。真叫人害怕呀，这一片片遗忘的汪洋。

“我确实自私自利得可以。”外祖母咯咯地说，脸孔皱成一团。“在我眼里，这变成了一种美德，软绵绵，娇滴滴。”

这一年，我们谈起了上帝，在最初几片雪花飘下来时。

然后，在那几个甜蜜的星期里，当姐妹七个围着桌子团团坐好，用剪刀和胶水，用线头儿和金缎带儿营造我们的世界时，我又跟她们谈起这回事来。

在戴里卡达家，我们谈得很多。可这又是怎样一种寂默呀！

大街上，圣诞节溜进了各家各户。所有橱窗都亮起来了。女人们走过来，走过去，象蚂蚁一样满载而归，在长筒靴太高的鞋跟上微微摇晃。一串串彩灯在路面上织出几重天空，烤栗子的香味随处扎根，每个街口，都有小贩在叫卖。我们制作着我们的天使，等它们一做好，我们就可以到圣诞马槽那儿去了。

¹ 植物名，属当归类。

² 基督教国家在过圣诞节时，常在教堂里设一小马槽，中卧圣婴像，旁边摆上木人或泥人，以再现当年耶稣在伯利恒诞生时的情景。

³ 天主教的“七种大罪”，指傲慢、嫉妒、吝啬、淫荡、贪食、好怒、怠惰。

⁴ 按基督教的说法，未经洗礼就死去的婴孩或儿童，灵魂入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灵薄界。

⁵ 英语词，指一种美国产的野鸽，以叫声凄厉闻名。